

铁血周刊：—V. 1, no. 1 (民国20年[1931]11月)~[?]

—北平：铁血周刊社[发行者]，民国20年[1931]  
~[?].

:19cm.

第1卷11期起由中国铁血社编辑发行：—第16期、  
起尺寸：27cm.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16毫米，缩率1:21，原件藏北京  
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摄制，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  
缩微复制中心(北京)；原件有污迹，破损。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 1, no. 1~V. 2, no. 7 (1931, 11~1933, 7)

(缺V. 1, no. 2; no. 12~no. 15)

1931年10月4日 (星期二) 第90期

請批評介紹

編輯兼發行者北平先農壇內鐵血週刊社  
前門外楊梅竹斜街  
公記印書局代印  
歡迎直接定閱



零售每份三分  
年二十六期七角  
全年五十二期一元三角  
郵費在內  
各書店均代售

第一卷第一期

本日期錄	華
發刊辭	華
評論	東北與日本
對這時我們還不對日宣戰嗎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關係
對日宣戰與民族存亡	東北的富源
	國民軍事學術常識
	文藝
	恐怖之夜

發刊辭

鐵血週報是一些在瀋陽被日軍的洋槍大砲打到北平來的逃難的青年，在他們極艱辛，極困苦的生活中，抽出了一點點——因為是在逃難中，也可以說是一大部分——的生活費，所產生出來的。

我們不甘於日本帝國主義者，那樣地藐視國際公法，那樣地冒天下的大不韙，出兵我東北，佔領我土地，慘殺我人民；我們更不甘於中國人就那樣地五分鐘熱血，那樣地鎮靜；我們尤其是不甘於中國的政府，就那樣地取不抵抗主義，那樣地只靠國聯，那樣地還不拿出了最後的決心；所以，我們才出來辦這個小小的刊物。

我們這小小刊物的希望，也可以說是奢望，只有下面所說的幾點：

第一：我們純粹站在國民的立場上，絕對沒有什麼政治色彩，來說我們國民所要說的話，我們不怕任何的壓迫，來說我們所必要說的話；我們要用國民自我的批評精神，責望國民，激勵國民，喚醒國民，去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以絕大的反抗，而貫徹我們的抗日救國運動！同時我們更以國民的純潔意見，盡量地貢獻出來，好來鞭策政府，監督政府，以期把這垂危的民族，將亡的中國救了出來。

第二：我們鑒於中國人不知我東北邊防的重要，土地的廣闊，物產的豐富；尤其是不知我們的唯一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一切，所以，本刊特闢「東北與日本」欄，以介紹給讀者們以豐富的東北與日本的實況，以期達到我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的利益！

第三：我們深深地感到軍事教育，訓練是非常需要的，但是，除了一部分的青年學生！

！自然，軍人不在此例了——以外，很少有得到軍事教育訓練的機會，所以，本刊特闢「軍事」欄，逐期盡量地登載着軍事學術常識，以期達到我們喊的「全國武裝起來，對日宣戰」的目的。

第四：本刊純取公開的態度，力趨民衆化，凡我熱血的同胞們，均可在這塊小小的園地來說你要說的話，我們在這里熱烈的歡迎了！親愛的，同運命的中國同胞們，這是我們的希望，或許是我們的奢望；不過，我們僅以一標赤心來獻給這小小的刊物上，努力向上面所希望的幾項去作。

最後，我們虔誠的，熱烈的希望着熱血的中國同胞們，來向我們這塊小小的園地裏，說你們所要說的話。

——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於先農壇——

本刊招聘代銷處並招登廣告請函商或面議



### 到這時我們還不對日宣戰嗎



我們在「不抵抗」的主義，和「日本人受什麼給他什麼」的命令之下，在意料之外那樣地迅速，把我們的瀋陽斷送給日本了；同時，又把我們東北各要地，如營口，遼陽，長春，吉林等地佔領了！這實在是我中國的生死關頭，是我中華民族的末日！

照理說：這種破天荒的奇恥大辱，若是加在其他各國——也不論是強國也好，也不論是弱國也好——的話，不消說，是要和他們的敵人拚命的，是要和他們敵人抵抗的——要犧牲一切的和他們敵人抵抗的；但是，放在我們老大的，死沉沉的中國呢，唉，不但當時不能和我們的敵人，日本，拚命的抵抗，犧牲一切的抵抗，而且還在事變之初下了一個「日本人受什麼給他什麼」的要部下——雖然是口頭的命

到這時我們還不對日宣戰嗎

令也得絕對服從——的命令！啊啊，這是命令嗎？這樣的命令還要部下絕對服從嗎？唉！整個的燦爛的東北廣大土地，全部的無辜的東北同胞生命，都在這「不抵抗」主義，和「日本人受什麼給他什麼」的命令之下，做爲殘暴的，野心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蹂躪之下的犧牲者了！

事情已到了危急的田地，而政府的應付方策呢？唉，說出來也真是可憐，只是一味的讓民衆鎮靜；一味的等着國聯的公正裁判；一味的告訴人民說：「政府已有最後的決心」其餘的一切，都是漠然！唉！

事實已經告訴我們了：我們在這時，不能再鎮靜了，再鎮靜，我們將有亡國之慘，和滅種之憂了！不是嗎？我們在鎮靜之中，徒給日

本以佔領的機會，徒給日本以充分的準備，徒給日本人以慘殺的便利！唉，我們在鎮靜之中，失掉了新民和黑龍江省的要地；我們在鎮靜之中，日本在其所佔領的各地，積極地作戰事準備，如建營房，築戰壕，修鐵路等；我們在鎮靜之中，錦縣，通遼，大虎山，唐山，秦王島等地，被日本飛機所擲彈，炸死了無數的中國同胞，破壞了許多的建築物；而最近呢，日本又在我們華北的重地天津，唆使中國的流氓暴徒，擾亂津平的治安，圖破華北的秩序，以便在國際上造種種的空氣，藉以掩飾不撤兵的野心；接着又有日艦隊砲擊山海關！……啊，不一而足了！這樣看來，我們還不能夠鎮靜嗎？鎮靜，再鎮靜我們這廣大的中國的各地，該都在日本人鐵蹄之下了！那末，不鎮靜怎樣呢？簡單地說：我們不惜任何的犧牲，對日宣戰！

事實又告訴我們：我們在這時，不能再等着國聯的公正的裁判了。在這里，我們先要認清國聯是什麼？然後我們才能談到我們能不能

特諸國聯。所謂國聯者，也不過只是帝國主義聯合宰割弱小民族的一個公開的機關，斷沒有對我們弱小民族有同情的可能。不是嗎？國聯理事會在前曾決議日本在十月十四日撤兵，而日本方面呢，不但撤兵，反來擴大了軍事行動；這次，國聯理事會又限日本在十一月十六日撤兵，但這十六日眼開就到，日本方面不但沒有絲毫撤兵的誠意，反來越發擴大地軍事行動，這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訴給我們這所謂國聯理事會的決議，對於日本沒有絲毫的效力可言嗎？這樣，我們還等着國聯的公正的裁判幹什麼？特諸國聯，不是等於靜待着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中國宣佈死刑嗎？所以呀，我們對於這日本的出兵東北，最乾脆，最澈底，最有效力的應付方策，只有特諸我們自己，用我們自己的力量，那就是我們武裝起來對日宣戰，好來解決我們所遭受的迫害和恥辱！

在這事件發生以後，我們的政府，除了告訴民衆要「鎮靜」以外，就是告訴民衆「政府已有最後的決心」了，現在讓我談這「政府已

有最後的決心」。所說「最後的決心」當然是對日宣戰了，但是，這「最後的決心」到什麼時候才拿出來呢？這時候不拿出來，還等待何時呢？我想，其實不只想吧，這時要不拿出來，就沒有能拿出來的時機了吧？啊啊，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鐵蹄已經伸到我們的內部來了，我如果再遲疑不決，再不惜以最大的犧牲，和最後的決心，去對日宣戰，以後該再沒有時機了，那就是我們中國只有步朝鮮的後塵，去度那亡國之慘，和滅種之憂的生活了！啊啊，危急存亡，千鈞一髮，深望政府當局，勿再遲疑，勿再觀望，勿再恃諸國聯，勿再空喊「政府已

### 對日宣戰與民族存亡

日本帝國主義政府突於本月十八日進兵東三省，佔領瀋陽，長春，安東，營口，撫順，等地，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下落不明，東北邊防督署參謀長蔡臻被俘，同時日本政府準備調十三個師團向東北開動，海軍大臣下令海軍全體動員，固然，這樁事件的將來進展如

對日宣戰與民族存亡

有最後的決心」，要打破一切的障阻，趕快的起來，把「最後的決心」拿出來，我們對日宣戰！

總括地說，我們爲了中華民族國家的存亡，我們不能再猶豫了，我們不能再等着國聯的公正裁判了，我們要用我們自己的力量，那就是我們武裝起來，去對日宣戰，來解決我們所遭受的迫害和恥辱！

來，來，來！我同運命的中國同胞們，讓我們大家鄭重地誓言：起來，我們武器起來，去對日宣戰！

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脫稿於北平先農壇內

堅忍

何，現在還不能下一個斷語，但我們看這次日本進佔東三省，決不是偶然的行爲，在歷史，地理，事實各方面觀察，日本以武力佔據東三省，乃事有計劃的，而且是必然的一種暴行。自本黨的國民革命進展到現階段，中國國民已經有一個較深的覺悟，就是說，現在的

一五

中國，已經不甘心忍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了，中國是快要起來同壓迫我們的日本帝國主義反抗了，日本看出這一點，他很明白這是侵略中國前途的危機，所以他要乘我們國內不統一的機會向我國作一個強力的進攻，取得永久的利益，以圓其大陸帝國的迷夢！

這次瀋陽被日本佔領的消息傳來，我們內心的悲痛，已經到了極點，我們的眼淚咽在肚裏流，我們想，這是爲什麼呢？難道中國當真的貧弱無用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嗎？難道中國當真的要滅亡了嗎？我們不相信，我們死也不相信，我覺得我們中國還有反抗的力量，而且我們堅決的主張，我們中國應該在這個受辱蒙羞最甚的時候，要對日本宣戰！如果我們不能反抗日本，我們不敢對日宣戰，我們還有臉孔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嗎？

我們主張對日宣戰，決不是一時情感的衝動，也不是一時血氣的緊張，我們有很大的理由——有四個對日宣戰的必要大理由。

第一，從中日的歷史上看：日本侵略中國

垂六十餘年，在這個期間中，日本加於中國的壓迫，摧殘，侮辱，我們暫時擱置不提，專拿重要的事件來說罷！我們永久不會忘記的，二十一條條的提出，給予當時的國人如何的沉痛啊！但在酷烈的二十一條條當中，日本能夠得到真正的利益，祇有在滿蒙範圍以內，凡在日本武力不能及到的地方，日本並沒有得到利益，這案件對於我們中國的損失並不十分大，也許這是給予我們中國一個很有力的刺激，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蓬蓬勃勃的革命運動，都是由於二十一條條的刺激所致。接着二十一條條而起的濟南慘案，牠們對於我們中國的損失，比較二十一條條要重一千倍，重一萬倍，牠加於我們中國侮辱，也要深一千倍，深一萬倍，最近的蘆溝橋慘案，和朝鮮慘案雖比不上濟南慘案那樣嚴重，但比二十一條條要嚴重得多了。而這次九月十八日的日本大膽進兵東北，強佔瀋陽，牠對於我國的損失，加於我國的侮辱，實在比較二十一條條要重一千倍，深一萬倍了，比較濟南慘案，也要重一千倍，深一萬倍了。

！  
二十一條件加於我國的侮辱可忍，濟南慘案加於我國的侮辱可忍，萬案鮮案加於我國的侮辱可忍，但這次佔領瀋陽的事件，我們不能再忍了！從前的一切慘案，不過是日本的一種嘗試的壓迫中國的行爲，是日本對於中國的一種恫嚇，但這次日本進兵東北，佔領瀋陽就絕對不同，是日本早已決定的一種策略，牠不是僅僅在企圖佔領瀋陽，並且是要佔領東三省，更進而併吞整個中國，我國如果一忍再忍，始終的忍受下去，中國便要眼巴巴的滅亡！

我們如要報國家的大仇，雪國家的奇恥，所以我們非這個時候對日宣戰不可！

第二，在人類正義的立場上說：人類社會之所以能維持，全在乎正義，世界沒有正義，人類祇有強凌弱，衆暴寡，富欺貧的種種強暴的獸性行爲，如果有正義的世界裏，決不允許人類間有這種強暴的獸性行爲發現的。

現在的日本，就是世界上暴力的獸性行爲的代表者，牠認定東亞是日本人的東亞，牠確

#### 對日宣戰與民族存亡

信日本的武力可以宰制東亞大陸，牠更自驕日人是皇天給予的一種獨霸東亞的特殊權力，牠完全不講正義，只更完全否認世界有正義的存在，所以牠毫無顧忌的進兵東北，佔領瀋陽，我們爲要維護人類正義，發揚人類正義，不能不對日本宣戰，對日宣戰才能奪回正義的寶貝

第三，站在民族立場上說：世界上的任何民族，都有一個生存權，任何民族不能侵略摧殘別個民族的生存，一個民族的生存如果受到別個民族的侵略和摧殘，當要同牠抵抗，這個抵抗，是一個民族在生存的意義上所必要的自衛動作。那末，我們中華民族也應該有生存權，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存，當然不能讓別個民族侵略和摧殘的。但是現在日本已經實行摧殘中華民族的生存，我們可以不同牠抵抗嗎？不抵抗，便是不要求生存，我們中華民族能夠不要求生存嗎？所以我們主張對日宣戰。

再一方面，我們知道中華民族是對於打不平和濟弱扶傾的高尚精神的，過去的中華民族對於人類的貢獻，都是表現此種精神，但現在



中華民族非但不能替世界打不平，而且中國自己也被外力造成不平的環境了，我們現在不能替弱小民族打不平，難道連自己的不平也不能打平嗎？要打平世界的不平，先要打平自己的不平，爲中華民族，對於世界服務的使命着想，便應該對日宣戰。

第四，在國民革命的立場上說：我們不是自稱努力國民革命的黨嗎？我們不是號稱革命的新中國嗎？但是國民革命竟爲的是什麼？我們知道國民革命的最大目標，就是打倒帝國主義，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便是打倒帝國主義，和扶助弱小民族，國民革命如果失掉這層重大意義，便不是澈底的革命，或者可以說，國民革命便是流產。那末，我們問問中國的國民革命，有沒有直接做到這層？我們只直接的做到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軍閥官僚的工作，要知道我們是爲打倒帝國主義而打倒軍閥，我們是爲打倒帝國主義而打倒官僚，最後的目的，還是在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不打倒，國民革命的意義，便失了存在。

帝國主義裏頭侵略中國，辱侮中國最殘忍而最兇狠的要算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要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爲什麼不先打倒侵略中國侮辱中國最甚的日本呢？先打倒日本，方能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不能打倒日本，便不能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進一步說日本此次的出兵東北，佔據東三省，我以爲他不僅僅是侵略中華民族，也不僅僅是侮辱中華民族，而且是壓迫全世界弱小民族，是侮辱全世界的人類。因爲日本不承認人類有正義人道的存在，所以敢大膽的幹出這種獸性的暴行，這侵略，這侮辱，不但中華民族不能忍，全世界弱小民族也不能忍的，日本簡直對人類正義抗議，對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宣戰，所以我們要對日本施以嚴厲的制裁！

綜之，我們現在要對日宣戰，宣戰有兩種行爲，一種是積極的，一種是消極的，積極的或者消極的行爲，都是鬥爭的行爲。

積極的行爲，首先要嚴促全國革命軍人的澈底覺悟，息爭戒戰，所有軍隊，一律開往邊

防正式向日本宣戰，用不着顧慮到成敗得失，怕失敗怕損失，中國便永遠沒有同日本宣戰的可能，一個民族要有冒險的精神，要有爲正義而犧牲的決心，失敗不要緊，爲正義作戰而失敗，是光榮的失敗。將來纔有勝利的可能！滅亡也不要緊，爲正義而作戰的滅亡，也是光榮的滅亡，將來仍歸有復興的希望！

消極的行爲，就是對日不合作，印度的對英不合作，得到很好的效果，我們應該效法印度國民反英的精神，對日以永遠堅決的不合作主義。怎樣叫做不合作呢？就是不買日貨，二不用日貨，三不裝日貨，四不用日幣，五不搭日輪，六不與日人來往，七不替日人作工不雇用日人，八不存款於日本銀行，九不接濟日人糧食，十不住日本經商求學，我們相信這種不合作運動，一定可以致日本的死命，中國人不能做到這一點，還算是中國國民嗎？

我們一方對日作積極的宣戰，一方對日作消極的不合作運動，才能够表示中華民族的不甘忍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橫暴壓迫的精神，才能

#### 對日宣戰與民族存亡

證明中華民族尚有反抗帝國主義強力侵略的意義。

古人有云：『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又云：『多難可以興邦』只要澈底覺悟外患的酷慘，深切警惕亡國的恥辱，不作無爲的痛哭流淚，不作消極的憂傷沉吟，激起救國的血誠，打起挽亡的精神，敵國不足畏，外患不足慮，今日日本加於我們中國的壓迫越厲害，加於我們中國的侮辱越深刻，我們的救國挽亡的精神越奮發，我們救國挽亡的意志越堅決，我們救國挽亡的團結越有力量。

但在這次重大的事件發生後，仍有不少的國人尚在醉生夢死之中，歡喜自若，優遊自得，這真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了！國已到了滅亡的地步，利刃已經加於我們的頭上，還不會有絲毫的感覺，這是一件多末痛心的事實！這種現象不糾正，眼看得中國是無望了！

我國古代的志士有云：『匈奴未滅，何以家爲！』這才是中華民族每一個份子必具的精

神，我們現在要大聲的喊道：『國仇未報，何以生爲！』，生而苟且偷安，生而做異族的奴隸，這是奇恥大辱！死在爲國家報仇雪恥，死在爲民族爭生存，是光榮偉大的死，這樣的死，勝過那樣的生萬萬倍！

### 本刊徵稿啟事

- 一、本刊純取公開的態度，凡我熱血的同胞，均可向本刊投稿。
- 二、本刊內容分：評論，東北與日本，軍事，文藝四欄，凡上列稿件，均所歡迎。

### 隨筆

九月十八日夜，日軍佔領瀋陽，安東，鳳城，營口，吉林，長春諸重鎮！這件奇恥大辱，若以個人比仿，簡直比殺父奪妻更甚！殺父奪妻尚有圖報的機會，此次真是不讓人活了，圖存之地都沒有啦！我們若就我國本身說：則比濟南案，萬案，中村事件——莫須有的事件

- 三、來稿請繕寫清楚，最好每行寫二十字；不然請在稿末注字數。稿末請註明姓名和住址，以便通信。
- 四、登載與否，概不退回，如須退回者，請預先聲明，並附有相當郵票。
- 五、本刊限於經濟，登載之稿，不致酬金，只贈本刊二期，以謝雅意。
- 六、來稿請寄至：北平先農壇內鐵血週刊報社

鐵血週報社編輯部啟

北平先農壇內

白刃

——該作什麼感想啊，我想：凡是我中華民族一份子，稍有一點點熱血的人，都是怨憤不可言狀的。怨憤的是什麼？我們自己爲什麼不要強！革命已二十年了，對於我國國際地位提高一方面說，究竟有什麼成績呢？親愛的，稍有一點愛國心的，稍有一點天理良心的同胞都能

想到的。

但是，我們現在究竟有什麼辦法呢？唯一的方策即是對日宣戰。對日宣戰有兩種辦法：第一是直接的戰爭，取攻擊與防禦的手段。現在以我的眼光，就是不能與他正式宣戰，最良善的辦法，就是實行那土匪的辦法，你若戰我則不與你正式的戰，乃是出你不意，攻你不備，一意的騷擾你，用小部隊的辦法，數個人一起，十幾個人一起，或者是二三十人一起，取這種手段，可以說是受敵人的損害最少。假設利用地形地物也最便利，砰的一下子來一個砲彈，或炸彈，我們最大的損害，也不過是二三十人，如利用的方法好，或者可以說是毫無損失。若是用大的部隊，一連以上以至於旅軍；那若是被敵飛機偵查着，或者是被敵砲兵發現了，則損失可就大得多啦！我以爲少數人作任何的動作都是非常靈敏的，甚至於能使飛機和大砲失掉他的效力，至少也減少牠的效力，以前已經說過的，就是受她的損害，也不過是二三十個人而已。

隨筆

若是正式和她宣戰，我恐怕不但東北要在日人統治之下，即全國也不一定。因爲我們的飛機與大砲，這次已損失一大部分——我們那全國最大的兵工廠在人家強佔指揮之下，我們東北空軍司令部的，那個腦筋極平滑的，思想最不清楚的，一點點也不慎時慎勢的，那位參謀長，下一個歡迎日軍喊日本大帝國萬歲的命令，平常日子飛得都很歡，所化的款子，在東北除去了兵工廠，就要數他多了，那個時候也許是汽油用盡，也許是機頭壞了嗎？不知何故將飛忘掉了，他更未料想到，那野心倭寇，仍是用那強硬手段佔領哩，一架也忘飛啦！同時那位素稱善於作事的，能幹的，能向上官繳餘款的，東北航空軍司令亦可知了——我們若用軍旅……的戰術則恐被其飛機大砲，用不了幾十個鐘頭一轟而盡也未可知的，不此，就是正式聯合幾個供給者，終之，非戰不可。

第二種即是間接的戰爭，取澈底絕交的手段，任何一種與日有關係的事，即不與牠往來，就像不買賣日貨，不用日貨，與日經濟絕交。

一一一

……不使我說許多的，已不一而足，我們雖然知道，但是要確實的作下去，那才算得愛國救國的，有良心有熱誠的同胞，萬萬不要光喊幾個口號，貼些標語，知道了就算完事的！若是那樣，可就太也有愧於中華民國的一份子了，那真是太也不夠了！我親愛的同胞們，要常想着，因為那是人人能辦得到的，就是在乎辦不辦而已，無論什麼事情都是怕幹的，你若是

幹，什麼事情都有成就的，這是我敢斷言的，同胞們啊！不要有一點點的疑惑辦下去吧！我在這裏很熱烈的，眼巴巴的盼望着。

此次天津的暴動，那更是使人死都不得好死，還要千刀萬剮的來要你的命，我們是如何的痛苦啊！同胞們！醒起！興起！與那野心的狼子非要拚命不可！



###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關係

堅 陞

日本侵略中國，有兩大勢力。一是軍閥，一是資本家。軍閥的侵略原則，是軍國的領土主義，資本家的侵略原則，是資本的獨占主義。日本侵略中國的二大重要地盤，便是滿蒙與長江。長江是日本產業資本的活動市場，滿蒙

便是日本軍閥與金融資本的獨占區域，同時也是日本的原料食糧的供給地。而滿蒙一隅，更為日本侵略的中心。

在日本軍閥的心目中，滿蒙是他們日俄戰爭的勝利品，所以他們秉着軍國的領土主義，

無日不想實行吞併滿蒙。試看日本在滿蒙的龐大的軍事組織，就可以知道了。日本以大連旅順租借地（即所謂關東州）為根據地，設關東軍司令部，統率兩個師團的兵力，分駐於南滿鐵道沿線及關東州內，又有獨立的鐵道守備隊四大隊駐屯南滿鐵道，又非法設立警察出張所，在滿洲各重要地點，分佈武裝警察（其實就是軍隊），為數約在數千以上，復秘密派遣在鄉軍人（即退伍軍人）約在二萬以上，暗地應集各地，一旦有事，給以武器，即編成軍隊。此外在朝鮮方面，有駐屯軍隊二個師團，隨時可以向滿蒙出動，數小時內即可到達。這是僅就陸軍方面而言。至於海軍，旅順要塞部雖經華府會議的結果而廢止，但是日本的馬公，鎮海兩要港部及佐世保鎮守府，與中國僅一衣帶水之隔，軍艦朝夕至，隨時可以威脅中國。由上所述，可知中國的滿蒙，久已在日本軍閥的掌握中了。

至於金融資本家方面，則又以日本官民合辦的南滿鐵道社會為大本營，經營一切大企業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關係

。其投資總額為十五億一千〇七十萬四千圓，佔各國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三。所以在滿蒙的日本資本，實佔有優越的獨占地位。但是因為滿鐵併行線成立，銀價暴落，俄美兩國的勢力漸次侵入，滿鐵收入大減的結果，日本金融資本家恐怕獨占地位發生動搖，於是金融的獨占主義遂與軍閥的領土主義相結合，而構成此次的狂暴行為。

不過我們要知道日本侵略滿蒙的結果，得到利益的，只有日本的軍閥，少數大金融資本家，流氓浪人，犯罪逃亡者，馬賊，淫賈婦等人而已，至於一般善良國民及無產階級，絲毫沒有利益，於日本民族的生存，更無絲毫關係。日本雖然宣傳人口過剩與食糧缺乏，但亦決不能構成日本侵略的理由。人口雖然增加，但是北海道仍然地曠人稀，滿蒙雖然是食料產地，但是日本米每年却有大量輸入中國。

日本軍閥既欲吞併滿蒙，於是一方面積極擴大武力，一方面復驅使大量的朝鮮人，侵入滿蒙，佔據土地農田，以作領土佔領的準備。

而金融資本家亦思多佔土地，以爲農業大規模經營的投資地。因此，滿蒙土地商租權的確定，也就成爲軍閥與金融資本家的共同目標。日本的軍閥雖然是超越資本主義統制的特殊存在，但是在滿蒙的金融資本的勢力，殊不可侮，於是爲迎合金融資本起見，乃大唱「滿蒙爲日本帝國的生命線」的主張，借着經濟的口實，掩護其戰利品的觀念。

此次日本軍閥強佔東北的狂暴行爲，固然是由於日本內閣的所謂積極政策的驅動，與少數金融資本家的支持。但是少數國民，未必贊同，尤其是無產階級，更表示明顯的反對。就是多數的資本家——尤其是產業資本家，爲自身的利益的起見，也反對軍閥的此種狂暴舉動。例如大阪方面的資本家，多屬產業資本，其根據地在長江一帶。日本軍閥強佔東北的結果，勢必引起中國人民極猛烈而深刻的排日，於

是他們在長江一帶的利益，亦勢必將受不可救藥的打擊。況且現今日本，財政困難，已達極點，（預算不敷數千萬），經濟恐慌，亦成了不易救濟的痼疾。日本軍閥若倒行逆施，肆行狂暴，引起國際戰爭，則戰費的負擔，已非恐慌時代的國民所能勝任，而戰爭的損害如何慘澹，亦爲日本資本階級之所熟知。因爲資產階級的心理，正如「威爾斯商人」中的歌洛克，欲想割一磅肉，又不能見一滴血，所以日本軍閥此次的暴舉，除少數的金融家及在滿的浪人流氓馬賊等人外，大多數國民未必能與其一致，特爲軍閥的威力所劫，不能切實表示而已。

由此可知日本軍閥若仍一意孤行，不但在國際上將陷於困難的地位，即在國內亦將發生不可收拾的破裂與混亂。我國民應積極準備，待時機到來，再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最後一搏。

## 東北的富源

佑民

東北因爲地位的適當，土地的肥沃，氣候

的適當，良好的地形，構成了「關東平原」，所

以天然的富源，到處都是，尤其是農產，畜產，林產，礦產更是豐富。

第一，天然的富源，農產，畜產，林產，礦產等屬之。

一、農產 東北的農產以大豆爲最著，可說是東北的第一富源，佔世界大豆生產的百分之九十，也是中國出口貨第二大宗。其次就是高粱，小麥，米，玉蜀黍，甜菜等。

A. 大豆 東北的大豆，概要的可以分爲黃豆，黑豆，青豆三種。但是，詳細的分別起來，却占二百多種，最普通的就是黃豆。含脂肪質百分之十四，至百分之二十二；含蛋白質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一。品質特別的好，足能够代肉食，久爲市場所稱許。他的用途也很廣的，大別可分爲以下三種：

1. 食用 大豆可以作豆腐，富於蛋白質，可以代肉食。還可以製豆乳，就是人造的牛乳，價極便宜。榨豆油是東北三大工業之一。

2. 肥料 榨豆油所剩下的豆粕，做成圓餅狀，就是豆餅。豆餅是氮素肥料，現在日本的

農田肥料，全賴東北的豆餅。豆餅飼養牛豬等，效力也極好。

3. 工業原料 豆油可以代花生油，麻油，棉子油等。東北大豆的產額，每年約爲二千六百餘萬噸。

B. 高粱 高粱是東北大下等人家的主要食品，可以釀造高粱酒，也是東北三大工業之一。東北高粱的產額，每年約爲五百一十餘萬噸。

C. 小麥 東北小麥帶以哈爾濱爲中心，品質極佳，和美國小麥帶，西伯利亞小麥帶相並稱。小麥磨製的麵粉也是東北三大工業之一。東北小麥的產額，每年約爲一百八十餘萬噸。

D. 米 東北種稻，差不多都是朝鮮人耕種。每年米的產額也很多，約爲三百六十餘萬噸。

E. 玉蜀黍 玉蜀黍通稱爲包米，是鳳城安東一帶人民的主要食品，每年的產額七十餘萬噸。

F. 甜菜 東北的氣候和土壤，甚適合甜菜的栽培。所以，東北提倡甜菜業以來，極爲發



達，現在東北各製糖公司的原料，多為甜菜。牠的產額也很豐富。但現在還沒有詳細的調查

未完——



## 國民軍事學術常識

赤心

### 自序

(一)

自從那殘暴到了極點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不顧人類的正義，違反國際的公法，乘我粵系、赤匪、水災的交迫，突然在九月十八日出兵我東北，佔領我國領土，繳毀我國軍械，解散我國機關，封鎖我國銀行，劫掠我國人民財物，屠殺我國官民以來，我國同胞的稍有熱血者，莫不因此而激起他滿腔愛國的熱血，立定他堅強復仇的意志：青年的學生們，拋開了他們的書本，正從事着抗日救國運動，在領受着素日所最卑視的軍事訓練甚至有因為在學校裏所受的軍事訓練，不能夠滿足他們的愛國慾，乃

毅然決然地脫離了幸福的學生生活，而投身在艱苦的軍隊生活去；商人們在覺悟了他「唯利是圖」的劣根性，而自動地封存日貨，對日經濟絕交；甚至於連那自私自利的軍閥們，也都拋開了他們的「爭地盤」，「奪勢力」的主義，而通電促進中國的和平統一，誓死一致抗日救國，啊啊，全國同胞們的血液已是沸騰到了極點，走都在覺悟了他們的一切傳統觀念，而自動地走向愛國的坦途中。

爲了這次的日軍暴行，是中國的生死關頭，是世界的戰爭鎖匙，他們都在覺悟了一切，以大無畏的精神，犧牲一切地在準備着滿腔的熱血，以思把殘暴的日軍驅逐出去，把佔領了

的國土奪了回來，而救這垂危的民族，做一次最後有力的掙扎！這種激昂的民氣，乃是五四運動以後所沒有的。

### (二)

那末，我們怎樣才能救這垂危的民族，做一次最後有力掙扎呢？簡單地說：只有全國武裝起來，以鐵血去救這『亡國有日』的中國！——就是對日宣戰！

我主張全國武裝起來，以鐵血去救這『亡國有日』的中國，並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也並不是一時的熱血沸騰，乃是有很大很大的理由的。這理由簡單說是這樣：第一是我們爲自己民族的生存，國家的不亡起見，必須全國武裝起來對日宣戰；第二是我們爲復仇雪恥，奪回我們的東北，必須全國武裝起來對日宣戰；第三是日本這種暴行，簡直是和人類正義抗議，對世界弱小民族宣戰，必須全國武裝起來對日宣戰；第四是我國內亂，和黨派紛歧的原因，要在受帝國主義的鼓吹誘惑，而其中尤其是日本的鼓吹誘惑最甚，所以，我們爲免除內

國民軍事學術常識

亂，和平統一起見，必須全國武裝起來對日宣戰；其他原因甚多，在這里也不必多說了。

總之：我們爲求中華民族的生存，爲求人類的正義，我們必須不惜任何的犧牲，全國武裝起來，以鐵血去救這『亡國有日』的中國！

### (三)

但是，我們怎樣才能真的全國武裝起來呢？是只口頭上說一說『武裝起來』便算了事嗎？我想了——自然不但是我想——那絕不是，尤其是現在這中國，現在這千瘡百孔的中國，說空話的時期過去了，賣假藥的把戲也弄穿了，以往的事實告訴我們，那一種玩藝兒，和實際一些兒也不發生效力的，必須實實在在地，腳踏實地，幹上去才行。那末，怎樣全國武裝起來呢？這問題很簡單，乾乾淨淨的說：只有全國的國民都實行軍事訓練。

自從暴日出兵東北以後，政府衙門利導，發表了軍事訓練的組織法，全國各校的青年學生，都在烽起雲湧地組織起來義勇軍，以領受這軍事訓練：甚至於有停課而專受訓練的，不

過，這軍事訓練，只是青年學生，而且還是一部分的青年學生，才受這軍事訓練；至於其他的國民呢？除非自家親身投軍去受軍事訓練以外，很難受到這最需要的軍事訓練，這樣，我們仍然是不能達到我們主張的全國武裝起來，以鐵血去救這「亡國有日」的中國嗎？

是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末，怎樣才能把這重要的問題解決了呢，我想，唯一的方法，是實行徵兵制度。不過這徵兵制度，又有時間的問題了，在這危急存亡，千鈞一髮的中國，是不能急速地達到全國武裝起來的目的地。

那末，我們怎樣辦呢？怎樣才能達到這全國武裝起來的目的呢，依我淺陋的，片面的意見，是全國的國民在急短促的時間，知道些軍事學術的常識。雖然，知道些軍事學術常識，不及親身領受軍事訓練來的確實，但是，如果國民知識也是相差無幾了。

所以我主張，在現在的中國，全國國民不能立時都受軍事訓練的中國，這軍事學術常識

，是現在中國國民所急需的。

我爲了這個緣故——爲了獻給的熱血同胞們以最需要的軍事學術常識起見——所以我才在這逃難的艱苦時期中，本着我所受的三年軍事教育，參考些最新軍事書籍，再蒙豐富軍事者的指教，來編這國民軍事學術常識。

末了，編者在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聲明：個人的知識學問非常的淺陋，尤其是對於軍事學術的知識更淺陋的我，所寫出來的東西，自然是免不了許多錯誤，與掛一漏萬；不過，編者敢相信，這是一棵赤心的表現，是抗日救國的一點小貢獻，是我忠實的呼聲——爲喚醒同胞，以注意這軍事學術常識。因此，我虔誠地希望讀者們深切的原諒，並且希望高明者，不棄地加以指正，編者在這里深深地致謝了！——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自序於先農壇內——

### 代郵

錫康弟：因稿件擁擠，尊稿未錄，歉甚！下期定能刊出，請原諒！ 華上。



## 恐怖之夜

張佐華

### —— 奔逃之一 ——

我正在熟睡的時候，忽地被一種小的騷動，和同學們的驚奇的疑問，與沙沙地起床的聲音，把我從甜蜜的夢境裡驚醒了！我迷迷糊糊地張開了我那還沒有十分清醒過來的眼睛，往我的四週呆地瞧了一眼：我看見了許許多多的同學們都和我同樣的神氣，驚疑地坐在床上穿衣服，發出種種的疑問來；還有許許多多的同學們還仍然地躺在床上，在他的優美的睡鄉中徘徊，斷斷續續地發出了幾聲鼾聲，但在剎那間之後，這些還在做夢的同學們，也被那種吵雜的騷動所驚醒了！在這時，這幾分鐘以前還是靜寂的寢室，却充滿着一種說不出的緊張的空氣，密佈着一種莫明其妙的驚奇的神色！

我一邊穿着我的衣服，一邊向我臨牀的同學

恐怖之夜

學的發問：我問他爲了什麼事情我們都起來了？他說的也是不知道。我又轉過頭來問別一個同學的，別同學的也是同樣地回答說是不知道。最後我又說是不是緊急集合呢？他們也是答不出來到底是與不是。

我們寢室的那一端的那個電燈已經亮了，底下站着的是我們的隊附。他站在燈光之下，假裝着沉着而安靜的神色，但其中却充分地表現出來恐慌駭疑的成分。他不慌不忙地向我們說道：「注意！都穿上衣服預備着，你們不要着急，一會兒你們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現在還可以隨便地躺着。」

隊附說完了話就出去了，我們這邊的電燈也打開了。我在明亮的電燈光之下迅速地穿衣

服。隊附雖然說「現在還可以隨便地躺着。」但是，各人的心理却是異常地恐慌與駭疑，誰還能安靜地躺在牀上呢？

緊接着就有一種使人更恐慌，使人更駭疑的重砲和機關槍，步槍的咚咚，啦啦，砰砰地可怕的聲音傳入我們的耳膜裏了！

啊啊！我知道了。我當時是這樣地猜想：這十成有八成是日本進兵東北，實行佔領瀋陽了！因為這幾天的報紙，登載着的日本增兵朝鮮的消息，並有意在必要的時候進佔東北的新聞，以及日本南陸相的野心的暴露，這進兵東北佔領瀋陽——自然不但是佔領瀋陽了——的結果，也是意料中的事情。而且這次乘着我粵事共匪和水災交加的中國的時局，實行這佔領東北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我這樣地想着，不知不覺地竟說出了這樣的一句話：「唉！這是日本出兵佔領瀋陽吧！一許多的同學們，聽了我說這樣的一句話，也有很多是和我抱着同樣猜想的，應和着我說：『對，對，一定是日本佔領瀋陽了！』」

這類的話一剎時就充滿了這整個的寢室了，寢室裏的空氣，也隨着異常的緊張了。

翻喇啦啦，砰砰拍拍地可怕的砲聲和槍聲，仍然是不斷地傳入我們的耳朵裏，也加是秋天了，冰冷的空氣打在我的身上，竟使我打起寒戰來了；但這寒戰却不是因了恐懼，因為恐懼也是沒有用處，到不如坦坦白白地好些。

我穿完了衣服，登上鞋，忙着到外邊去小便，因為恐怕有什麼事變來不及！我小便完了，呆立在初秋的冷清空氣中，遠遠地望了一下，滿天是灰色的光輝。那慘淡的秋月，也現出一種無精打彩的樣子，週圍環繞些灰白色的薄雲，照耀在整個的大地上，表現出來一種說不出的悲哀來；牆根底下的花草，被那初秋的微風所擁抱着，互相領首，在表現她底生命的將要丟掉！還有那遠遠的傳來了幾聲蟋蟀的悲鳴，和燈光下飛舞着的地拉瓜（註）的墜地聲，異發顯示出來這秋的殘虐！這些；都好像是一種絕大的不幸將要臨到！啊啊！好一個慘淡悲哀的秋夜呀！

註：蟲名能飛，又名拉拉鼓。

未完